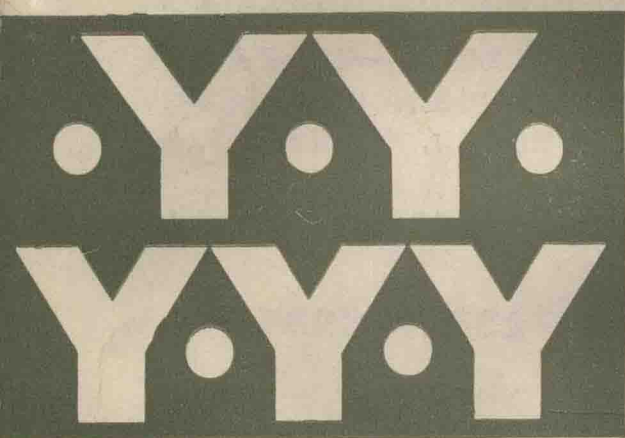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语言



学

研究

第 4 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语言学研究 (4)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李臻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4 印张 102 千字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013-0174-3/H·4

(书号 9201·27) 定价 1.15元

〔内部发行〕

使世人共知中文容易學習 是宏揚中華文化一大捷徑

鮑雨林

清楚地記憶猶新，當時在漢堡造船廠實習的一段時間，德國人對我們中華同胞，非常尊敬；一般德國友人，皆稱中國人為「洋大人」，向中國人學華語，只二三個月，已能與中國人用華語聊天，雖腔調總有點差異，却頗能通情達意。近年常與國語日報語文中心主持人張希文女士，多所交談，她說美國人來中國學華語的年輕人，一年比一年多，他們大多數學三個月已能與中國人交談不誤；只是想學習中文寫作，則非一二年不可。但大多數的他們，由於決心學習，都認為中文並不難學。因此我們認為使世人皆知「中文易學」，實為宏揚中華文化於普世的一大捷徑。

年前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中，陳副會長立夫先生建議成立「中文易學研究小組」，以期世人能普遍認識中華文字從而宏揚中華文化於世界，使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世界大同，能為各國高水準人士所體認。其理由：「(一)世界語文學權威高本漢氏嘗言：『中文有成為世界語 Esperanto 的可能。』」(二)中文結構有理性

。(三)中文畫寫，可供人欣賞。立夫先生並在會中，推介張希文女士及筆者，負責籌組「中文易學研究小組」並請張女士為召集人。從此我們先後已集會六次。在第三次立夫先生親自主持的會議中，文復會主任秘書孫如陵先生也曾舉例說明中文較英文易學的實例：他說英文每星期七天，被稱為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而中文只簡稱為星期日、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即可。全年十二個月，則稱一月、二月、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月即可；但英文必須叫做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February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以此觀之，中英文之難易，一覽無遺。

中文用部首一目瞭然

我們依據立夫先生對「中文易學」及其造字的合理說明，他的分析；更加清楚：

中文字彙，可依部首歸納為四大類：天、地、

人、物，即使是動詞、形容詞、前置詞……也大致不出這四大類的推理旁通；如「呻吟」形病痛聲，可屬「人」類的「口」部，「霹靂」形雷聲，屬「天」類的「雨」部，茲將四大類所包字彙，例舉如下：

(一)日、月、星辰、風、雨、電、雷以及雷射、無線電等皆可屬「天」。

(二)水、火、金、木、土、玉、石、山岳、湖川、礦藏、地熱、涌泉等等，皆屬於地。

(三)耳、目、口、鼻、毛髮、骨骼、手、足、心、肝、言語、喜笑、七情、六欲等等，皆屬於「人」。

(四)馬、牛、羊、犬、蟲、鳥、魚、蝦、麋鹿、猿、猴、絲、竹、米麥、松、柏、花、卉、車、舟、器皿等等，皆屬於物。

把這四大類，再細分為部首；從原有習用的二一四部。改從標準行書範本「的分部一八二部（教育部公布者）所有中文，皆歸納在內，舉例如下：

(一)凡森林、樑柱、椅桌、棍棒、杏、桃、梅、李

、梧桐、松柏、桑榆、楊柳之屬，皆歸本部。

(二) 凡湖泊、沼澤、江河、泉源、海洋、洪流、湯池、洗滌、沖激、沐浴等等與水有關者，皆屬本部。

(三) 凡伴侶、伯仲、仇讎、伙伴、仁、信、倂、倂、伴、僞、倂作等等，皆屬人或人之動作，皆屬本部。

(四) 凡推拖、拉扯、拘提、打拍、抱持、披掛、抵抗、提拔、折扣等等，皆與手有關之動作，故屬手部。

(五) 凡吞吐、吩咐、吶喊、吹噓、呵叱、呼吸、咀嚼、咆哮、咳嗽、呻吟等等皆用口，故屬口部。

(六) 凡志志、忸怩、性情、恍惚、慚愧、懦怯、怠慢、恐怖、悃悃、惋惜、惆悵等字，皆為心態，故屬心部。

(七) 凡花草、高荳、蕙以、芥蒂、蓼莪、蓮蓬、蘿蔔、芙蓉、苞茅等等皆草本之類之文字，故屬草部。

(八) 凡詩詞、評論、話語、許諾、訓詁、請託、謙讓、歌謠等詞字，皆屬與言語禮貌有關，故屬言部。

(九) 凡縫紉、纖細、纏繞、綢繆、繼續、紡織、縹緲、結網等詞字，皆與絲屬有關之事物，故屬糸部。

(十) 凡銅、鐵、錫、鉛、銀、金、鋁、鋅乃至新名詞鈹、鎢、鈷、鈹等皆金屬稀有元素，都屬金部。

即以金部各字為例，金、銀、銅、鋅、鉍皆屬金部，望文生義，一目了然。但此等字之英文，則為 Gold, Silver, Copper, Zinc, Aluminum，每一英文，却絲毫看不出與金屬有何關聯。而且中文可在金屬物中，如有新的元素發現，如「鈹」便在金旁，加一「由」字，即成新字「鈹」。英文則稱 Uranium 絲毫看不出此字之類屬，亦不知何由而造此字。以此論之可知中文易學易懂。

英文用音符毫無規則

所謂「中文易學」，本身就是一種「世界文字學的比較研究」，也就是「文字比較學」。英文比較不易認識與記憶，略如上述。但英文還是今天世界各國比較最通用的一種文字，其他俄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比英文更加繁複，更加雜亂得毫無規則（此英文所謂 irregular words），這種不規則的字彙，在英文中也佔了很大的數字；比方說：「兩個孩子是多數，稱 boys，加 S 表示多數，但兩個大人却稱 two men，把 man 改為 men，而不加 S，諸如此類，多不勝舉。

問題是中文文法十分簡易，讀清末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即可明瞭。但不少學人都說：「馬氏文通，一竅不通，畫蛇添足，有志一同。」因此中國學生讀中文，從來不讀文法，只要一個國中畢業生，他便會寫日記、寫信、做作文，卻不會發生文法上的錯誤。一份有十二版的中央日報，中國的一個中學生皆可完全看懂，識字不出三千，已可應用得得心應手；但一份三磅重的紐約時報，紐約州立大

學的學生絕對不會全部貫通看懂，所以大學生不流行看報，只想打工賺錢，經濟獨立，組小家庭，離開父母，高飛遠走。一位紐約大學的著名教授，言之鑿鑿，要貫通讀一份英文日報，如紐約時報之類，必須認識六萬個字彙，方能完讀。是故三千中文，比六萬英文還管用，則「中文易學」的必然性，當為世人所肯定。

現在我們再來舉例說明，那些最簡易的字彙，其不規則情狀之零亂，真是不可理喻。

中文你、我、他三字，在英文中的「我」字，有 I, me, my, mine, we, ours 等變化，我們無法捉摸它何以如此變化的軌迹。英文中的「你」字，反而沒有變化，「你」與「你們」同用 you 一字，「你的」、「你們的」也同用 your。「你」字比較簡單，也不分男女與多少數，而「他」字却又大大不同了。男的「他」叫 he，女的「他」叫 she。「他們」叫作 they 是用在句前，them 則用在句後。he 的受格叫 him，she 的受格叫 her，也有「她的」意思。「他的」則稱 his。「他們的」則稱 their，theirs。「他處」則 elsewhere。「他項」則 other items。「他日」則稱 another day。這些字，一點也看不出與「他」有關。不像中文，「我們」、「我們的」都與「我」有淵源，「你們」、「你們的」、「你的」，都屬於「你」。「他的」、「他們的」、「他們的」，都不出「他」的範圍，這樣中文比英文當然可以省却很多倍的字彙，中文易學，此亦一例。

英文每一字彙，依文法皆須分「時間性」、「

多少性」、「公母性」……今天叫 today，昨天叫 yesterday，一字都以 day 同用，但明天叫 tomorrow，却沒有個 day 字了。英文過去式一般加 -d 字或 -ed，如做工叫 make 其過去式爲 made，但買東西的「買」字 buy 之過去式却不加 d，而叫 bought 此字不但是 buy 的過去式，而且是個過去分詞，其無亂有如此。

再說「多少性」，英文多數性的字彙，大致要加個 s，如一條船叫 a boat，一條以上則叫 boats，但孩子 child 的多數並不加 s，而叫 children。人民叫 people 但說此字本身是多數，必須各種人類，方能叫作 peoples 這樣不規則的字彙結構，也難怪紐約大學生看不通紐約時報了。

再說「公母性」，中文只要一個「牛」字，可調整爲公牛、母牛、水牛等等，但英文一只公牛叫 ox，如多隻公牛却叫 oxen。母牛叫 cow，而鯨魚、大象等母性的也叫 cow，其無亂有如此；小牛却叫 calf，而象、鯨、海豹等的幼獸則也叫 calf，小牛、小象、小鯨不分，豈不叫人無所適從？水牛叫 buffalo 很多水牛叫 buffaloes 這許多「牛」字，公母性不同一字，望文不可能生義，惟有死讀死記；是知只有拼音，沒有規則的英文，不亦難學乎？

中文三千抵英文六萬

大約是一九八一年中，在美國紐約唐人街華文

聯合會二樓，有一個「中國文字改革研討會」，出席的人，都是在美國大學教書的專家學者，例如紐約州立大學的唐德剛教授，授鄧治中教授，沈善鏞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的張之丙教授，亞東大學的楊立字教授，以及專家袁曉園、李鑫炬等十餘人。前文所說一位紐約州立大學的著名教授便是唐德剛先生。唐先生曾在會中慷慨陳詞地說：「中國一位國中生，識中國字三千個，可以看懂一份中國日報，暢通無礙。我本人自估，大概也不過能認字五千，而可在各大學教中文，綽乎有餘。但我們紐約州大學的十萬青年，却必須認識六萬個英文單字，才能勉強看通一份紐約時報；但十萬學生中能認六萬英文的不到一半。作爲一個大學生，而不能看懂一份本地的日報，豈不笑話？所以我堅信，中文比拼音文字難學的說法，不能成立。以前我有點相信，現在書教久了，經驗豐富了，我相信中文比英文易學。」如此三千中文，可抵英文六萬，毫不言過。

事實上那天出席者之中，有一位是中共郭沫若、吳玉章的應生蟲，他說讀通中文，要比讀拼音文字多化十五年時間，唐教授把他駁斥得體無完膚。

誰都知道，提倡中文拉丁化的郭沫若，他本人對拼音文字一無所知，連英文的吐沫，他都不曾嘗過；而吳玉章一知半解，毛澤東却一句英文也不會講，所謂中文拉丁化，他們都在盲人騎瞎馬的情況之下，完全在胡攪。筆者知道中共最近已放棄拉丁化的盲撞，「國務院」說：「大陸要祛除文盲，拉丁化不能再攪了。」

郭沫若、毛澤東英文一句也不會講，而想把中文拼音化，貽笑大方，寧不羞死？應生蟲更說讀中文，浪費時間十五年，這盲目假設，被唐德剛教授斥爲「未能小心求證，這只能算大膽假設而已。」唐教授更對準了他說：「我在中學讀書時，百分之九十五的時間都化在讀英文、數理課上，僅用百分之五的時間，化在中文上，但我的中文還不算壞；倒是英文多化了我十五年的青春大好時光。」這樣當然讓應生蟲無話可說了。

唐教授也說：「記得那年在舊金山，一位報館總編輯，打電話問我：唐教授，你是專家，今年是『羊年』，這羊應該用 lamb 或 sheep 才算是『羊年』的正確稱謂。中文『羊』字只有一個，其餘小羊、花羊、黑羊、綿羊、羔羊、山羊……只要加上一個『大』、『小』、『老』、『幼』等字，即可變成各種不同的羊，但仍不出『羊』的種類，既可歸納法，又可望文生義，所需字彙，要比英文省上十倍。而英文似乎稱羊類爲 sheep，公羊却叫 ram，天文又有『白羊宮』此一 ram 的專門名詞。母羊叫 ewe。山羊叫 goat；而淫亂之人，或「待罪者」也叫 goat。羊肉叫 mutton 羊毛叫 fleeces 或 wool 羊脂叫 suet，但牛脂也叫 suet，凡動物腹部的板油，都叫 suet，同樣與羊相關的一個字彙，却絲毫看不出與羊有什麼關係；這些字把孩子們攪得頭昏腦脹，苦讀十年，仍不能看懂一份紐約時報。不像中文，許多聰明的孩子，十年窗下，可以考舉人、進士、狀元了。」

賜約長談大開茅塞

立天先生提倡「中文易學」之說，他以中英文均有極深根柢的大儒之身，登高倡導；先是，他曾於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同一天在中央日報發表了兩篇使他的愛國情懷發展到巔峰狀態的大文章：一篇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必然性」，現已成為國家建國復國的最高指標。另一篇便是「中國文字的優越性」也就是今天我們要從事研究中文易學的原理所在。我曾經不止一次的為文說過：「這兩篇至性至誠的感性文章，把立公赤子之心的本性，流露得點滴無遺，其裨益中華民族文化之深之遠，豈可以道里計哉？我也曾親聆嚴前總統家淦先生在大會上推崇立公學貫中西，名聞世界。以此堅信「中文易學」之說，必能屹立於世界。」

今年農曆新年初九，立公要我到孔孟學會作三小時長談。他手携一部祖傳的康熙字典贈我；我也對立公說，我完整地讀康熙字典已有十遍。立公說：有人認為拼音文字易學，但我們用國語注音符號，已使國語語音，在臺灣正確地統一了。現在又有標準行書手寫文字的統一，這對中華文化的復興運動是兩項具體的表現。現在我們更要研究「中文易識」這門學問，使中文受普世的尊重，從而使三民主義與世界大同的學說，為世所重，則世界和平，總有一天能真真的實現於地球之上。

立公舉了許多中文易識的字例說：我們只要認識一個「同」字，用來形聲作字根，便可把音符稍

稍調整一下，而能識得不少同音異義的中文單字，例如：桐、筒、衝、伺、痢、胴、伺、峒、銅、洞等字。因中文什九為形聲字，舉一反三，識一「同」字，可識出十個不同意義的單字。

用同一個「包」字形聲作字根，也可以變化出許多同聲稍異，而義截然不同的字彙，如抱、苞、飽、抱、刨、剝、飽、炮、苞、苞、泡、袍、跑、袍、跑、砲等十餘字。

用「旦」字形聲作字根，可變化成：胆、坦、担、但、恒、恒、鉅等字。

用「白」字形聲作字根，則有：柏、伯、百、泊、拍、帕、怕、舶、鉅、珀等字。

以「奇」形聲而為字根，則有騎、琦、綺、倚、漪、椅、剗、綺等字可識。

以「台」形聲為字根，則可得怡、胎、苔、抬、怠、怡、胎、迨、貽等字。

用「票」形聲作字根，則可得標、飄、漂、鏢、鏢、鏢、鏢等字。

用「皮」形聲為字根，可得披、疲、被、破、波、頗、跛、玻、駝、駝、駝、鉞等十餘字。

用「其」為形聲的字根，則可得期、琪、淇、基、蒺、蒺、棋、琪、駢、駢等十餘字。

以「央」作形聲的字根，則有秧、決、殃、殃、映、英、瑛、映、益等字。

以上十個形聲的字根，你能認識，便可讀出大致同音而異義的一百多個中文；再以它的部首去會意，便可望文生義，如以「票」為根，加「木」部

可作標的；加「風」成旗正飄飄；加「糸」為御香縹緲；加「馬」為驃騎將軍；加「水」成漂洗；加「金」同「鑰」；加「魚」為魚鱗；加「女」則成好色的嫖徒。

中文的產生，基本上是一種科學的歸納法，*induction* 可以令人觸類旁通，望文生義；所以「比較語文學家」紐約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唐德剛先生要說：「認識三千中文，可抵六萬英文字彙」。至此「中文易學」應為世人所共信。也難怪世界語文學權威高本漢氏也說：「中文有成為世界語 *Esperanto* 的可能。」

「中文易學」運動，是一項民族大業，不能一蹴可幾。必須聯合世界各地僑胞，共同促進，始克有成。很多僑胞兒女，未易接觸到豐富的中華文化遺產，認為中文難學，其原因是：一篇有分量的中文作品，必然會包涵許多中國的古典與成語，僑胞兒女，不明出處，當然就不易了解了。要有良師為他們開導，則中文確實比英文易學；根據僑校老師的經驗之談，大多如此。

中文易學運動，在國內也需要全民參加。多年前在中央日報讀過一篇抗戰期間一位受「學生貸金」而學成報國的文章，作者詳述「學生貸金」所培養的青年，今天都已成為臺灣復國建國的重要幹部。筆者借此機會，囑望他們也能忙裏偷閒，大家一起來推動此一立公所倡的中文易學運動，使中華文化思想精華的「世界大同」理念，能為世人所愛好，則世界和平，終將由理想而成為事實。

目次

使世人共知中文容易学习是宏扬中华文化一大捷径
《维吾尔语文研究》之再补充讨论
华族学者可聚首讨论汉字简化与词汇规范化问题

鲍雨林 一

刘义棠 1

向民 58

「維吾爾語文研究」之再補充討論

劉義棠*

目 錄

- 一 前 言
- 二 輔音 h
- 三 輔音 n 之再討論
- 四 輔音 l, r 之再討論
- 五 有關半元音 j
- 六 ۋ 之讀音問題
- 七 有關字尾 - Gur 之再討論
- 八 有關字尾 - qur 之再討論
- 九 有關西方外來語字尾 - ist, - izm
- 十 幾個波斯語尾詞 - - istan, - zar, - perest, - perver, - funas
- 十一 幾個稱謂名詞之辨識 - Qan, Qaran, Beg, Baj, Sad, Šad
- 十二 介紹二古突厥文碑 - 蘇金碑、翁金碑
- 十三 結 語

「維吾爾語文研究」之再補充討論

劉義棠

一、前 言

「維吾爾」一詞，是民國二十三年新疆省政府明令公佈後使用迄今之名稱。唐代稱之「回紇」後又稱「回鶻」，同爲一音之異譯。西方學者嘗歸之於突厥(Turks)，一併予以研究，而我國學者則嘗「突回」族系連稱，以示突厥與回紇爲兄弟民族故也（註一）。

「突厥」一詞，首見於碑文 $\Upsilon\text{M}\text{h}$ -T^ürk, Tyrk (國際音標) (註二)，
 HNL -T^ürk (註三)，與其同時，該族人亦曾使用 Sogdian 文字（見後論；

註一：據作者之考證，突厥之先世，可追溯至秦漢時代之丁令(Til, Tingling)，更古之狄或翟(Til, Di)，敕勒、鐵勒等亦爲其同字之異譯；狄，爲其本族口語音漢譯；丁令，則爲 Til 之漢語音譯詞，因爲漢語讀音之 -ng，在突回語中省略。回紇之先世，就漢文史料考之，亦可追溯至丁令，更古之赤狄。惟就其本族語文讀音考之，則可溯及秦漢時代之烏揭(Ughuz or Ughur)，因此，作者認爲回紇係烏揭加丁令亞部落而成之聯族。

請參閱拙著維吾爾研究(正中)及新唐書回鶻傳考註、突厥傳考註(散見於本所年報各期)。

註二：此爲盧尼體(Rūrik, Runic)突厥文，自右向左讀；高半格之註音，係原碑文所無之元音，爲研究之學者所補加，其寫法並早已成爲習慣。

註三：此盧尼體突厥文，自左向右讀，見王靜如所譯釋之回紇英武威遠卽吐伽可汗碑原文，載輔仁學誌第七卷一、二合期。土耳其文本 Hüseyin Namık Orkun, Eski Türk Yazıtları (古突厥碑文) I. 1936, İstanbul 所著錄者，則仍爲自右向左讀。後文自左向右讀者，均予註明，未註明者則爲自右向左讀。

恕我不識，故未能在此介紹）。其後，因受伊斯蘭（Islam）宗教影響，改用阿拉伯字體化之文字，寫作 **تورك = تۇرك = تورك** — Tyrk, Türk（註四），使用迄今，惟土耳其人已予拉丁化。

「回紇」一詞，始見於碑文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 UjGur（國際音標），Ujrur, Uyghur, Uygur（註五），**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 UjGur（註六），阿拉伯字體化文字寫作 **اويغور** — IGur, Irur = **اويغور** — UjGur。

突厥出現於歷史，中國記載其活動之時間，大致在公元五世紀中葉（註七），惟其時尚未獨立，故一般學者正式認定其見於歷史之時間，則為六世紀中葉（註八）。換言之，在時間上雖晚約百年左右，但却已獨立成突厥大汗國。土門（Tymen, Tümen，萬）之所以稱為 Il Qaghan（伊利可汗、逸可汗），原因或即在此。考 Il 一詞，亦可讀作 *el, äl, el*，漢譯作：伊利、頡利、乙利、意利、俟利、乙李等（註九），義為：國家、部落團體、民族、人民、群眾、民衆等；突回民族之

註四：盧尼字體突厥文之元音有四，即：**𐰽** — ä, ε(e); **𐰺** — i, ī(i); **𐰍** — o, u; **𐰽𐰺𐰍** — φ(ö), y(ü); Sogdian 字體回紇文之元音有三，即：*a, i, o*; Arabian 字體之突回文字之元音，大致承襲以往習慣，但目前却有所分歧，如：*a(a, ε); i(i, ī); o* — **و** (Vav, waw) 以往 *[o], [u], [φ], [y], [v], [w]*，台灣則作 **و** — o; **ئو** — u; **ئو** — φ(ö); **ئو** — y(ü); **و** — v, w，大陸中共則作 **ئو** — o, φ; **ئو** — u, y; **ؤ** — v, w，因此 **تورك** 是民國三十八年以前之寫法，**تورك** 是中共之寫法，而 **تورك** 則是目前台灣之寫法。

註五：突厥文自右向左讀。

Uygur 為目前土耳其文寫法。

註六：突厥文自左向右讀。同註三。

註七：隋書卷八四突厥傳。另請參閱拙著：突厥可汗世系考，隋書突厥傳考註4（均載於邊政年報）。

註八：請參閱拙著：突厥可汗世系考一文之討論。

註九：同前註。另岑仲勉：突厥集史，p. 1125，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口語音爲 I(1) (註一〇)，故又漢譯作：逸、頡 (註一一)。另有 ulus 一字，亦屢見於突厥碑文，其義爲：國家、大部落、種族、民族、王朝；碑文中另有一字 budun，則爲：種族、人民、民衆、百姓。il, ulus, budun 三字意義雖相近，但略有所不同者。

回紇，則原役屬於突厥，隋大業 (六〇五～六一八) 初，因苦於西突厥處羅可汗 (Nikül Chula Qaghan) 之無道，遂與僕骨 (Bargut)、同羅 (Tongra)、拔野古 (Bayirku) 等叛離而去，獨立自主，後漸強盛，繼突厥而雄視漠北者 (註一二)。因此，突厥與回紇，關係極爲密切。

突厥與回紇之種族淵源、歷史關係既甚密切，因此其風俗習慣亦必然相近而密不可分，新唐書稱：「拜吐迷度 (Tomido) 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置官吏壹似突厥，有外宰相 (tšet Bujruq, Chet Buyruq) 六，內宰相 (Itj Bujruq, Ich Buyruq) 三。」 (註一三) 二者之語言、文字，亦無法區別。近代學者雖有所謂「突厥文」、「回紇文」之稱，乃爲研究方便而不得已之稱呼，且亦僅限於所用字體之不同而勉強爲之者，其實一也。所謂「突厥文」(Tyrktŋe, Türkçe)，即指盧尼 (Rünik, Rynik, Runic) 字體而言，因先有「畏兀字」一稱，爲研究方便而得名，事實上，突厥與回紇 (註一四) 均曾使用，故非因種族之使用與否而得名者

註一〇：同前註拙著。

按：「I」之省音，必須具備兩種情形之一，其一，在字詞之末尾，如本文；其二，在非高元音之後輔音之前。請參閱拙著：維吾爾語文研究，p. 68。

註一一：逸可汗之名，僅見於隋書卷八四突厥傳。回紇可汗名號中則多譯作「頡」。

註一二：回紇傳至闕毗伽可汗 (Kyl Bilge Qaghan, Kül Bilgä Qaghan)，曾先俘突厥烏蘇米施特勤 (Ozmiš Tegin，見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北九行，漢史作烏蘇米施可汗，爲拔悉蜜所攻殺)，後又殺白眉可汗 (兩唐書突厥傳)，於是繼突厥而取得漠北之領導地位。

註一三：新唐書卷二一七回鶻傳，頁三上。舊唐書卷一九五則作：「吐迷度已自稱可汗，署官號皆如突厥故事。」其餘，請參閱拙著中國邊疆民族史，pp. 304 - 308 及 pp. 350 - 362。

註一四：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 (A.D. 747 - 759) 碑及九姓回鶻可汗 (即保義可汗 808 - 821) 碑均使用盧尼體文字。

，極爲顯明。王靜如稱：「突厥文者，以突厥先用而回紇因之，且有別於今日土耳其(Türkiye, Turkey)所用亞刺伯(Arabik)字母及回紇所用之敍利亞字母也。」(註一五)似是而不完全正確。按：所謂「回紇文」(UjGurtje, Uyğurçe)，即指粟特文(Sogdian, Sogdiana 或作粟弋、粟格底、梵文作 Surika)分化出來之字體文字而言(有人主張爲新 Sogdian 文)，淵源於敍利亞，與 Aramaean 有密切之關係。因蒙古成吉思汗(Chingiz Qaghan)戰敗乃蠻(Naiman)太陽汗(Tayan Qan 原名台不花 Tai Buqa)俘獲其掌印官 UjGur 人 Tatatunga 而創建蒙古文字，蒙古族人遂稱其所用之字母曰：「畏兀字」(UjGurtje, Uyğurçe)，即世人所稱之「回紇文」，自此其名遂行於世(註一六)。突厥人、回紇人均曾使用過 Sogdian 文，而且據一九五六年蒙古考古學者所發現之突厥墓碑證之，不僅是突厥人已使用 Sogdian 文字(有學者認爲是回紇文，亦有學者認爲是粟特語文)，且使以往一般人所認知約在八世紀突厥始有文字紀錄之時間，往前推進百有餘年，因該墓碑經學者之考訂，碑中主人約在公元五七〇年前後。(註一七)準此，突厥人已先用 Sogdian 文字，後用 Rünik 之所謂突厥文字；而回紇人却先用 Rünik 之突厥文字，後用 Sogdian 文字。因此，若以種族之先後使用而命名，顯然有所不當，惟在上述蒙古之突厥墓碑文尚未發現以前，如王靜如之論述未能正確，是可以理解者。其實在西突厥 Dizaboul 可汗時，與東羅馬交通，即曾使用粟特(Scythe)字之國書。總而言之，突厥語文與回紇語文，就語文本身而言，是無所區別；茲爲研究方便，以成吉思汗先有「畏兀字」之稱，因此學者遂稱 Sogdian 字體之文字曰「回紇文」，其後，稱 Rünik 字體之文字曰「突厥文」。

註一五：王靜如：突厥文回紇文武威遠毗伽可汗碑譯釋，p. 3，載輔仁學誌第七卷第一、二合期，pp. 186 - 240。

註一六：「回紇文」之名始於成吉思汗及其後之「畏兀字」，羽田亨著：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回鶻文字考。另請詳拙著：維吾爾語文研究，歷史部分。

註一七：日人護雅夫(Masao Mori)教授曾親往莫斯科，目覩該碑，撰寫論文發表於第四次東亞阿爾泰學會議，吳慶顯譯：索格底人在蒙古地區游牧國中所扮演的角色，文載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九期。

雖然如此，但是現代學者嘗論及突厥語文時，必然想及其唯一獨立國家之土耳其 (Türkiye, Turkey)，事實上，「突厥語文」 (Türkçe) 與「土耳其語文」 (Türkçe)，是無區別；「回紇語文」 (Uyğurçe) 與「維吾爾語文」 (Uyğurçe) 亦無區別。若依此而推論，則「土耳其語文」與「維吾爾語文」應無差別，但事實上却又並不盡然如此，例如：

維吾爾文	土耳其文	字 義
اوقۇل - oqul	okul	學校
تۈن - tyn, tün	tün	夜晚
تۈز - tuz	tuz	鹽
ساپ - sap	sap	葉柄、把手
اۆلمەك - ölmek, ölmek	ölmek	死亡、死
آلماق - almak	almak	拿、買
ساتماق - satmaq	satmak	賣、售
آتماق - atmaq	atmak	擲、開槍

此等字根字之音、義完全相同。又如：

اۇل - u(l), u	o	他、那個
اۇچ - uç, uç	uc	尖端
تۆرت - tört, tört	dört	四
كۆل - köl, köl	göl	湖
كەلمەك - kelmek, kelmek	gelmek	來
بەرەك - bermek, bermek	vermek	給
بۇيرۇماق - bujrumaq, buyzumaq	buyurmak	命令、吩咐
توڭماق - tonmaq, tongmaq	donmak	凍結

此等字詞之意義雖同，但讀音却有所音轉之現象，無論是元音抑或是輔音。

以上兩類情形，佔字詞之絕大部分。另有：

維吾爾文

گۈل - göl, göl
سالاق - salaq

傻瓜

斑點

göl.

salak

湖

愚鈍的

سان - san	數目、大腿骨	san	名譽
بوزا - boza	米酒	boza	粟米發酵加糖製成之飲料
سایماق - sapmaq	穿透	sapmak	轉向
سالماق - salmaq	放入、脫(衣)	salmak	放入、遣送
بولماق - bolmaq	存在、產生	bulmak	發現、認為
اوزمەك - yzmek, üzmek	斷、漂浮	üzmek	使傷心

讀音雖然相同，但其意義却有所不同，或稍有差異。此等字爲數雖然不多，但亦不能不加以注意。甚至有些字之綴成，略有所差異者，如：

يامغۇر - jamGur, yamğur (雨)，土文作 yağmur

يامغۇرلىق - jamGurliq yamğurlıq (多雨的、雨衣、雨具、雨傘)，土文

yağmurlu (下雨的)， yağmurluk (雨具、雨衣)

因此，現代土耳其文若認定其即維吾爾文，或與維吾爾文相同，似乎是有所不當。

(註一八) 何況尙有些字之讀音與字義完全不同，一查字典即可明瞭。

何以現代土耳其文與維吾爾文未能維持古代突厥文與回紇文之情形一樣，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幾點：

1 古代回紇曾役屬於突厥。當突厥衰亡，回紇繼之而起，並仍居於蔥嶺(Pamir)

註一八：所列之土耳其文字根字，請參閱 K. M. Vâsîf Okçugil, YENİ TÜRKÇE -

İNGİLİZCE OKUL LÛGATİ (新土英學生字典) 1958, İSTANBUL; A. D.

Alderson and FAHİR İZ, The Concise Oxford TURKISH DICTIONARY,

1959, Oxford University ; 黃啓輝：土漢字典，民國六十五年，台北正中書局。維

吾爾文則請參閱：B. M. NASILOV and BASKAKOV, 維俄字典，1939，莫斯科；

楊蔭新：維漢字典，民國三十六年，國立西北大學；鮑爾漢：維漢俄字典，1954，北京民

族出版社；維語正字詞彙，1976，新疆人民出版社；漢維簡明小詞典，1976，新疆教育出

版社；五體清文鑑，乾隆年間撰成，1957，北京影印本，以及1966年日本京都大學日

本譯本。

輔音q, G (國際音標)，土文爲 k, ğ；元音ı，土文爲 i。

之東，公元八百四十年代後（註一九），少部分族人移居蔥嶺以西，而突厥族人却大部分早已遷居中亚，因其居地之由相同而日漸分開，遂逐漸形成其語文之差異。

2 或自古以來，因其居地遼闊，早已有方言上之差異，亦即因歷史地理之因素而形成各種語群。因此，現代土耳其語，學者將之歸屬於現代突厥語（Modern Turkish）之西南語群中，而維吾爾語則與鄂爾渾河（Orkhon River）、葉尼塞河（Yenisei River）所發現之突厥語（包括 Rūnik, Sogdian）文獻（碑文）歸屬於古代突厥語（Old Turkish）。（註二〇）換言之，維吾爾語（指阿拉伯字體文字）仍然保留較多「回紇文」（即 Sogdian 字體文字）特徵，土耳其語則較現代化。

3 因其居地之由同而異，其所受外來文化之影響亦就不同，時間越長，差異自然越大。極顯著之事實，表現在漢語借詞方面，維吾爾人近年以來漢語借詞急速增加（註二一），而土耳其人則漸與西方文化較密切。

4 愈古老之文字愈重視習慣，愈難瞭解其文法規則。土耳其文自凱末爾將軍（Mustapha Kemal Pasha, 1879~1938）下令文字改革後，文法規則較現代化，字詞之綴成及讀音亦已一致，不像維吾爾語文仍多維持古老習慣，如：

بیر، بر -bir; بی -bi(r); برر -birr, bîr; بیر -bis
字義均為「一」，現代土耳其文則僅有一種寫法與讀音 bir。

ئىكى -iki; ئىككى -ikki, i'ki; ئىشكى -işki, ishki

字義均為「二」，土耳其文亦僅有 iki 一字。

維吾爾語文之文法規則亦較為複雜，迄今尚未整理、統一，而且音標、字母嘗因人而異，使族外人學習不免發生困擾。

註一九：指漢北回鶻汗國破亡以後之情形，並依據漢文資料而言。蔥嶺西之回紇，歷史學家認為其

曾建立喀拉汗王朝（Karakhanlılar, Karakhanides，其名始自蘇俄文獻），其信史亦可與漢文相對照。

註二〇：請參閱拙著：維吾爾語文研究，p.2-4，引自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Turkic languages, 1968, Chicago University。

註二一：請參閱中共維語正字詞彙及漢維簡明小詞典，增加漢語詞彙極多，其中「c」(ts--تس)

）即則百分之百的全部為漢語借詞，此或受人為因素所使然。

5. 維吾爾語文保留較多自古以來之傳統特徵，而土爾其語文則因現代化關係，有時不能顯現，如：突回語文無複元音，亦即元音不得相鄰之特徵，在土耳其文綴字法上無法表明。

6. 現代維吾爾語文有些特徵，已為土耳其語文根本無法顯現，如：單音節字根元音為 *a* 或 *e*，所受附加元音 *i* (i, i) 起首之字尾影響而必須弱化成 *e* 或 *i*；或多音節字根之末尾元音為 *a* 或 *e*，因附加字尾緣故，而必須弱化成 *i* (甚或圓唇化 *u, y*)，在土耳其語文中，已無法瞭解，因其 *[e]*，*[e]* 均為 */e/*，(註二二) 換言之，即已無 *e* 字母，其讀音已併入 *e* 中。

不僅土耳其語文與維吾爾語文有所差異，即「突厥文」、「回紇文」與「維吾爾文」，其間亦曾經過若干次演進，無論在語音、語詞及語法等方面均有。(註二三) 加之，突回族人之分佈地域遼闊，與他族文化之接觸不一，則更增加其複雜性。因此，對於研究突回民族，在語言上之運用確非一件易事，却又不能因此而忽視。在國外，研究「突厥學」之風氣極為普遍 (註二四)，但在國內却尚有待努力。同為構成我中國民族之維吾爾同胞 (尚有哈薩克、柯爾克孜、烏孜別吉、塔塔爾等突回系)，迄今語文所使用之字母、文字與口語、字詞之讀音等均尚未一致，現代化之文法更難一見，凡此均有礙於研究工作之進行。作者才疏學淺，曾冒昧撰述「維吾爾語文研究」一書 (1978 正中書局)，俾求幫助學習者在檢查詞書以及研究

註二二：請參閱拙著：維吾爾語文研究，pp. 86 - 88；維吾爾語文研究之補充討論，文載政大

邊政年報第十一期，民國六十九年七月。

註二三：參閱後文突厥碑文之研討。另耿世民：試論維吾爾語書面語的發展，文載 1963 年第 4 期，中國語文。

註二四：歐洲研究之風遠盛於亞洲地區，如：俄國、丹麥、德國、法國、芬蘭、瑞典、波蘭、匈牙利等皆是；美國近年以來風氣亦漸盛；亞洲之土耳其、日本亦勝於我國。(參閱邊政年報第十四期林恩顯教授文) 世界著名之突厥學者如：俄國 W. Radloff, Julius Klaproth; 丹麥 V. Thomsen; 德國 Fr. Hirth, F. W. K. Müller, A. V. Le Coq, W. Bang, J. Marquart; 法國 P. Pelliot, E. Chavannes, S. Lévi, R. Grousset; 芬蘭 G. J. Ramstedt, H. Heikel 等不勝枚舉。

工作上之方便，二年後作補充討論一篇，載於本所年報第十一期，迄今又已經過六年，感覺仍有若干必須再作補充討論者，故撰寫本文以就教於識者，亦深感學海之無涯，所知僅一粟而已。茲條列分別討論如下：

二、輔音 ع , ه -h

輔音 h 主要在非高元音之後，輔音之前，或字詞末尾時，具有省音之現象，但有時它亦可諧音而讀出，如：

(1) اهسته - ahste (爲字母對音，下同) = آستا - asta (爲讀音緩慢)

(2) بهانه - bhane = بانه - bane (緣故)

= باهانه - bahane

(3) سهرا - sehra = سہرا - sera (鄉村)

(4) چهارباغ - tšharbaG = چارباغ - tšarbaG (大花園和果園)

(5) گوواہلق - guvahlīq = گوواہلق - guvalīq (證據)

(6) چہارسو - tšharšu = چارسو - tšarsu (十字街)

چاہارسو - tšaharsu

(7) دھقان - dhqan = دیخان - dixan (農人)

(8) بہس - behs = بہس - bes (爭論、辯論)

(9) سیاہدان - sjahdan = سییادان - sijadan (墨水盒)

(10) کہنہ - khne = کونا - kona (舊的)

(11) گونہ - gunah = گونا - guna (過失)

(12) 即使是外來語借詞亦不例外，如波斯語借詞 پادشاہ - padšah =

پادشا - padšā = پاشا - paja, pasha, 義爲：將軍、地方首長、總

督、國王，土文作 paša。漢文譯作「怕夏」或「帕夏」。此字在中國學者中嘗誤以爲「伯克」(bek, beg)之音轉(註二五)。

註二五：袁大化、王樹枏：新疆圖誌：「怕夏，當即伯克音轉。」(卷九四，奏議四，頁七下；卷

一一六，兵事二，頁四上)亦見魏光燾：勘定新疆記。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同治九